

#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百四十  
七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七

九真

陳

陳士傑

宋黃裳演山集承事陳君基誌銘君諱士傑字英伯高祖避唐季亂自光州趨溫陵始為晉江人三世有佐有錫錫有成之成之有士傑成之治主權於財益向佛為善既逝士傑發金千萬作佛事成先君之志弟妹方幼君撫育而訓之婚嫁恩義甚厚生業既富既然嘆曰有限之生豈可弊於無窮之欲乃舉家事付其弟以恬養性畫日邀賓朋列樽俎笑歌以自適孝友寬厚樂施與勇為善事喜道人所長多欣而寡愠鄉黨宗族稱為長者好儒士率子弟從師友應接惟勤不顧勞費日謂持心如是必有以文學起吾家者子六人詳評証謨得諧而詳果擢第察人情曉吏事年少而寬大有老成人之風子有子歸馬弟士俊見友甚篤先亡君如夫左右手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卒于建中靖國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奉議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令梁某二為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七

三月五日葬於晉江之嵩山為之銘曰致富而身投閒弗況於俗好儒而子擢第弗違其欲往復何憾嵩山之腹

陳軫

宋劉元成盡言葉陳商洛墓誌 府君諱軫字德載姓陳氏將作丞贈吏部侍郎諱肅之曾孫尚書郎累贈秘書監諱希古之

孫國子博士致仕諱孝標之子秘書公歷官州郡往來東平樂其土風自浮陽徙家遂老焉隱居棲遲長吏希見質行孝謹諸儒皆服以女歸我皇祖實生先公積封燕國太夫人先公早孤鞠於外祖父諸舅內兄弟幼學相好恩敬甚篤府君舉進士數不中士孫彌勵鄉評惟允寔氏積善慶在魏舒羊公受封爵加蔡襲以先公執政恩授假承務郎調大名府館陶縣主簿徙壽州下蔡縣尉用舉者遷商洛縣令陸魯望之詞米老無名第崔亭伯之行義身終邑長建中靖國元年春三月己巳以疾卒官享年六十是歲秋八月壬寅葬鄂州漢城縣廬泉鄉鄒上里夫人李氏皇州副使藻之女子男文仲行方忠恕信臣女嫁張隆禮張服膺蜀郡家產本無億石武威妻子自操井臼嗚呼哀哉前葬諸子哭且曰鄒上之葬自我曾大父若祖若從祖凡五皆先丞相實銘之死且不朽今子不以銘誰當為者某孤藐焉感遺離多憂傷中衷之淪落覽遺文而增慕不敢以辭乃論次而

為之銘曰倚佐高洛廉靖自終說無雋未賦有幽通夜壑移舟悲泉  
息馬城郭遼海子孫燕社載形新刻實嗣遺文千古如在德音不泯

### 陳之顏

宋陳了齋集陳謹常墓誌 延平善士陳之顏字謹常卒

於薛林葬于合浦慈恩寺之東初崇寧二年二月于自來  
州移窆廣州是年三月過潭州興化寺五月過合浦就拘囚于城中之顏  
自鄉里遠來見叔祖之幽辱窮餓貸米于薛林得十斛寄合浦其書曰米  
至公可餬口之顏病恐不得歸又半月僕竿其骨以還予方病瘴癘一慟  
失聲因成痺眩不能再哭慈恩在城外不得親臨其穴葬之日遙望而然  
告之曰汝萬里遠來有意也吾骨今堆委乎使汝客死瘴鄉不得歸見老  
母者由汝叔祖觸禍至深理不生還汝其安穴以待終當與吾骨並遊於  
海生死命也壽夭數也  
先後時也汝其母憾。

### 陳子真

宋陳了齋集陳子真墓誌銘 子真姓陳氏諱考默子真  
其字也。世家洛陽中大夫從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紘之子

子真好讀書善屬文慕古人奇節不習詩賦大義善談經世大畧慕於詩  
工作草字得外家之法嘗謂稽康性懶陸龜蒙號江湖散人慕二人所為

宋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七

二

自號懶散又喜與釋子游中大公為淮西使者比丘脩顯適在壽陽子真  
訪之遂入其室由是喜扶出世事若無意世者中大公當用郊恩奏為先  
及次子考脩以遵子真之志又三年強子真入仕授太廟齋郎調泗州臨  
淮縣主簿歲大飢部使者辟子真管勾賑濟事凡奏請施為有益於民者  
多子真之所贊畫也監泗州太聖塔又監河南倉時中大公知陝府子真  
官滿歸侍下陝有召公甘棠傳說版築老子度關故事子真即府解擴懷  
古菴圖此三像于壁謝寶文景溫帥真定辟子真安撫司勾當公事除官  
制所編修檢討官改門下中書省編脩特旨斷例供檢編類官一年改承  
事即局在右司諫廳隸中書後省典領管要官同僚多顯士子真雖以選  
陞恬不希進在職凡六年舉恩改宣義郎轉宣德郎用薦者除管勾京西  
買木場寬局於洛陽得往來京師以便於奉親為樂改通直郎未幾感疾  
卒崇寧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母蘇氏秘閣校理舜欽之女贈  
武功郡太君繼母楊氏贈普寧郡太君娶劉氏子男三人孟季皆未冠卒  
立登仕郎女五人長適曾誦次適滄州節度推官刁綱次適李頌次早卒  
次適太廟齋郎吳順之誦頌皆士也孫男一人相假承務即以次觀三年  
七月十三日葬于河南府緱氏縣唐興鄉蔣里黃山之原子真歌詩雜俎

語多警拔有文集二十卷人喜傳誦所與游多名士狀子真之行有李集德素也熙寧中中火公為淮西提刑先公守龍舒某與子真俱在龍舒侍下數得向為潛晚之游飲酒賦詩甚適後二十年予備位諫垣子真局在後省又獲款晤未幾予被罪流合浦繼謫靜海後竄天台晚蒙恩宥得訪廬阜寓居南康去圃田千有餘里而子真之子立遣人來南康求銘子與子真原善立能竭力營奉勤求不懈義不得辭為叙而銘之銘曰才氣超邁文詞華絢誰之不知位不進顯譽望彰著能弗得施老於抑塞命實制之遺語在編室必享永久之賴有子克成

### 陳君玉

宋楊龜山集陳君玉墓誌銘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亥僕來睢陽乞銘於子子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地諸子有以學資其費不食其過人樂易無踈戚之間賓至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棘索掃廩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明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四十七

三

喪君之歿夫人亡舉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矣忍為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折骨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為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為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續所親有為屠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柏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甲天某月某日葬君於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珠韞匱待價千金嗜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丘

### 陳經止

呂東萊雜說温州人陳經止者崇寧初嘗從伊川先生學當時學者以經止為一意學聖人者其意不至聖人不已也

### 陳恢

赤城請志陳恢葦海人字彥廣崇觀間三舍士葦書餘萬卷工古文忍貧獨善鄰人尊之里有爭訟折以義理皆悅服而釋焉

# 陳戩

建安志陳戩字冲休松溪人大觀三年擢進士第初調華州教  
 授時童貫為五路宣撫道過華公移病不見識者嘉之後為國  
 子博士兼諸王府記室數年不遷事充堯潛邸建炎初除戶部員外郎監  
 察御史隨幸江浙時統制官范瑗先附苗劉以故反側擁兵跋扈公單車  
 至豫章諭瑗入覲始至其壘瑗整兵列陣而後見且屠劉人以怖戩戩不  
 為動宣詔旨瑗懼自若戩又諭以禍福且以苗劉覆亡林之壘遂幡然  
 從命赴闕入對上喜甚除太常少卿車駕有未嘉之幸戩上疏論兵將用  
 命則寡可以敵眾宜申嚴紀律使兵將惟命之從則虜可破又以兵制論  
 諸將各擁重兵將有尾大之患於是朔軍號曰神武而三軍始知其為天  
 子之兵矣又謂紹聖初節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  
 令今後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遂除給事中上疏論今日有五失宰執務姑  
 息將帥邀功賞臺諫言細務監司守臣多犯法內侍權漸盛宜有以禁止  
 之詔臺諫侍從條具保民弭盜遏虜生財四事戩奏謂省徭賦尚本業可  
 以保民聽相糾擿以追捕為守令殿最可以弭盜占上流據形勝可以遏  
 虜躬節儉量出入以內歲歸大府可以生財上皆納用之又論諸將詣政  
 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為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皇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七

四

恐不自安戩適以寶文閣待制出知處州天子知其忠懇遣之改四明時  
 海道兵比驕悍前守畏懦宴犒無度公中嚴軍政民始安之復移泉州以  
 祠歸卒贈通奉大夫名臣言行錄戩字冲休建之松溪人宗寧初貢入太  
 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除華州教授改處州未上除國博連丁內外艱吉  
 權指王府記室高宗即位除虞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除戶部員外郎尋  
 拜常少徽制侍講給事中寶文待制知處州改四明丐閑移守泉州未幾  
 提舉冲佑觀紹興三年卒年五十三童貫宣撫五路氣餒赫然方借龍賢  
 德以取名然小迂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以  
 一見遽偶公曰內侍佔寵市權吾所切齒忍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  
 張守昆陵集徽猷閣待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公諱戩字冲休建  
 州松溪人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傳正之孫贈奉議郎希正之子也母葉氏  
 歸寧外祖朝議公夜夢未衣吏導金章紫綬者入謁旦而生公少英邁不  
 群崇寧初貢于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治徽平允郡太守賢之事多咨  
 決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見其寃而尉挾烟黨之責私請於公公正色  
 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有旨跨大河繫橋以便北使  
 公私病之守以訪公公曰兩朝通聘問百年未嘗以無橋為病是必小人

#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七

貪功幸賞然州縣論之必以為避事也第錄有司寬期會以須必有指其失者已而兩河之民訴于朝後遂寢其料事明審如此除肇州教授時童貫宣撫五路氣焰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迂意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一往見以遠禍公曰內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也忍復見其面邪朝廷聞而嘉之移處州教授未上除國子博士改宣教郎連丁內外艱終喪還朝權諸王府記室事上潛邸上踐尊極進官四等除虞部員外郎尋除監察御史車駕幸浙江前將軍范瓊扞金賊無功劉綬郡邑擁兵上流襄徇觀變朝廷以為憂公上疏請詣瓊趣使入覲從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屠割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漢唐亦皆中興况聖主躬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易戮力濟難以遠澤於子孫委名於竹帛召命之至常效郭汾陽朝闕命久引道也瓊猶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不見苗傅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息亟趨行闕公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推用矣進官除戶部員外郎未幾拜太常少卿金人犯浙江危蹕之永嘉上疏論事無所回隱其畧以為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七

五

之握兵柄秉旄越非關箬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中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虜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有名實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唐太宗於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猶受命日對便殿本朝守土之臣得召見者七十有三州紹聖初知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除撤殿閣待制兼侍講每入侍必從容進說嘗謂艱危之時宜備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夫以譏切時病所上疏無慮數千百言賜告展省還朝除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浩然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以謂御營兵分隸諸將在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號神武五軍始為天子之兵矣又論齊威晉文漢高光武皆身當天石以集大勲願陛下躬耀神武仗功馬上則將士賣勇而醜虜知懼後上疏論五失其一謂執政尚寬厚示大體務姑息其二謂寵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冒功邀賞怙寵市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其三謂臺諫願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其四謂郡守監司身自犯法豈能律姦其五謂內

侍之權漸盛附結將帥潰亂紀綱恐臨安之變生於不測上歎獎其言有  
 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道虜生財四事公上疏其畧謂省徭薄賦敦本  
 阜生為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捕以追捕多少為守令殿最為  
 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為道虜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為出斥內庫之藏  
 以歸太府為生財之計上納用之數奉隆祐太后有司費出無節公上疏  
 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勳務極進崇而有司觀望輒因權宜敢  
 奉而援異時園陵之制典禮失當中外竊疑他日歸附恭陵將復用何禮  
 耶內有都大監領以闕寺為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外有總護使  
 司以大臣為之而頃進脩奉之類各設其所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  
 犒數亦不貲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  
 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為姦騷動州縣又况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鈔  
 錫而有司奢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崇奉之本意乎  
 由是敢言一切錫省論辛道宗不當除副都承旨編修官王鈺不當改官  
 又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為用於是摺臣上  
 章侍罪諸將亦岌岌不自安人頗為公危之公曰論事職也獲譴宜矣天  
 子知公之忠公亦力請宮祠而弗之許也遂除寶文閣待制知夔州慈造

加渥至則守法奉公政尚簡易吏民畏愛之時苦亢旱下車而需足人以為  
 為隨車雨云移守四明民遮道借留幾不得去四明新殘屯兵防海道異  
 時郡守畏懦姑息犒賜無度歲入不能繼而兵益驕公私憂危公至裁定  
 多寡之數久近之節將士有過失一以法從事於是軍政立而民始安  
 身雖在外而政事得失密疏論之大臣頗不悅而心恬不恤也久之以建  
 州數被盜姻族散徙力丐就閑上乃移公守泉州以使其私既至鋤姦發  
 伏豪右揚息泉自軍興歲入不足以供經費賦十而加五六貧吏來時虐  
 取而民不堪命公止收十一為雀鼠之耗經理闕市而收其贏總覈盈虛  
 而節其費亦不至乏事會范忠竊於松溪妻令人博卒聞計痛悼復累章  
 求外詞遂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觸熱還鄉感疾致仕卒于建州之水  
 南僧舍乃紹興三年六月十日也享年五十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疾革  
 自草遺表以聞上嗟悼贈左通奉大夫娶吳氏封令人二子鼎右承務郎  
 次爾舉進士三文長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寶臣餘尚幼公資純  
 孝承穎不違曲盡子職聞遠去庭闈未嘗廢甘脆之奉居喪不踐戶庭赴  
 急難賙匱乏惟恐後俸入分姻舊不為後日老髮計留也人有餉于報却  
 不受閩門雍睦內外無間言季凡登世撫其孤猶己子孀妹百指携挈於

官下後推賢產子之胃次曠達接人情情不與物忤至立朝則慷慨盡言  
毅然不可奪也然壽僅踰半百未究才具而齋志以歿可哀也已諸孤以  
五年正月丙午葬於建安縣崇聖院之山下吳氏附焉邦人李公彥教公  
爵里行實請銘余頃長御史公實為僚余備位二府而公又進用於時知  
之為詳敢辭銘曰 治極而溢政柄失授伊優在堂孤惟來味皇綱失紐  
萬目隨弛天驕橫驚禍越古始虐明中興蒐攬遺直寢饋龜鑑甘腴樂石  
矯矯陳公逮事潛藩齋翔禁途克昌其言周避權雙忠而能力連章某曠  
展盡丹亦連牧三州風績有聞胡不永年究其經論佳城同穴公安于歸  
惟公不亡斯銘不欺趙善臻自警編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戩者博學知治  
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鄰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使坐上先  
覽其所進時識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戩乃起趨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  
上有鵝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  
未嘗言及一日忽有  
音賜未帛令還山

### 陳景祥

南昌府圖經志宋陳景祥大觀三年登進士第任至  
朝散大夫九江太守高祖稱其為天下清廉第二人

永樂大典卷三五百四十七

七

### 陳脩

元一統志陳脩九隴人大概間進士後以恩科調印之休政薄  
郡俾典倉事盡散去額外之羨未幾新薄至責羨急如星火脩

即日投劾去自  
號市隱居士

### 陳錫

清漳志陳錫字康侯三預鄉薦由舍選入太學大觀己丑擢魁  
南宮以誤化翼祖廟諱而獲尋以大學上舍持賜出身充后學

教授再授勅令所刑定官丐外得蒲倅知梅州官至朝奉即遇恩奉弟鐸  
歷海陽丞再奏子允升任增城尉以致任恩補孫文俊父諤兩中鄉薦預  
元符庚辰特奏  
名贈奉議郎

### 陳宗偉

宋許景衡橫塘集陳府君墓誌銘 平陽陳經德狀其祖  
府君之行告其游許某曰惟陳氏世溫人吾大父生而挺

持尚氣節不事細謹遇人洞然無疑礙雖犯之弗校也久之皆曰陳丈人  
長者不可欺也家多貲度歲費外盡以奉賓客善飲酒有過門者則為之  
懽忻引滿窮日夜弗厭邑之俗喜佛豪民多弟姪則俾于浮屠以并其所  
有犬父深疾之每以為宗戚戒故于今凡陳氏子弟皆儒學無一人異趨



者吾大父之教也。又曰：凡為人子若孫，孰不欲顯其親於無窮。今吾不幸，大父早世，苟失所記而不傳焉，又其罪也。子其與我銘乎？余曰：噫嘻！余雖不與而祖，接觀而等力學，問能自拔於流俗中，宜有自矣。銘余其敢辭乎？君諱宗偉，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寧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於家。娶沛國朱氏女。先府君十六年死，生男三人，曰士珪、士衡、士明。女三人，長適林洪，次適穆誠，早死。季適林宗顏，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邪、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獻、經辨。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于所居寧清鄉樂溪村之原。曾祖墓西四十步，曾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萬州里所推重云。銘曰：為善之報，其在後也。脩身慎言，恐辱先也。維先有開，維後有傳。嗚呼！若君之子孫，不其多賢者耶！

### 陳淳老

宋李跨楚集陳隱士碣銘。君諱某，字淳老，唐廣明中某以羽衛屬，扈僖宗西狩，卒於蜀。子孫家閬中。至公十一世矣。淳化中，賊王鈞寇成都，獠李順寇武陽，兩川震擾。名先人者，以勇力捍賊，賊平，補遂州別駕。過廣安之雲賓，愛山水，穎異，遂築室以居。生子德，鑿成若成，若生家，家生公。著公皆隱雲賓，大聚落，公數世以息。意，賜卹其人。土人德之，指穎川家，謂人報曰：此吾土儉歲之泰，稷也。祁寒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四十七

八

之衣表也。公園穢，遇事警教，於書雖涉獵而無所不讀。昔程士以詞賦君造，語清拔，易取名，不難擬。貴仕屬父卒，祖母王，母徐，齒迫暮，不堪整。生公遊學巴蜀，間投筆而歸，問田舍事，自言孔方兄不至，戲我富神我，阡陌君宜知我，不愚我。五經笥，豈忘我自存。料理深藏，權時盈虛，其術在計然。鴟夷之間，產加十倍，以故遊士歸之。行者必以贖，能飲飽其意。士夫揚之，義聲落西南，籍甚。天資純孝，事二堂，滋益恭。旦旦問安，侍泔類，進善飲，趨前為壽。無一日惰，執王與徐，平極高。王前死，死時公已老，追慕毀瘠，造事徐。奔走左右，采翼承顏，色翹翹如壯時。過者相語云：是中有老萊子。徐喪既終，制猶衣襄墨，或告以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君子制行，亦不以已。以茲尚人，可乎？公應曰：吾知喪，吾親終身之慕，計天地萬物，不吾易也。他日卜塚藏，地理家互批謫，莫知適從。君禱於雲賓山之神，夕夢神指示其所，曰：吉無逾此。遂葬。又營石宮，其旁謂其子曰：異時於此，附我庶幾，依吾母。若早得從遊地下，為樂不苦也。政和元年七月一日，以疾卒。年六十。臨終戒其子越曰：汝學以顯親，從汝志也。不則謹守先業，吾家三世一子，儉故能足。第崇德以當勢，無罪以當貴，堅強以當名，清淨忠正自娛樂，則隱非隱，不顯猶顯也。留二詩以訓。卒，章有親賢，連小人之戒。公再取皆劉氏前者。

#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七

生于越字居一女子適王思孫男三公卒之三年十二月日葬昔自營之墓忠伏義武信清州人或時往來更稱居中賢思一面之吏通謁有居中名在囚倒屣送之坐久語益溫潤人非虛稱之也為之賦承德堂詩居中存以書來馬公銘予辭之曰願不識乃翁今覈實居中則翁可知矣銘曰琳宮有書可訂不誣言世忠孝籍之清都若昔隱君事王與徐至行動天化豈物俱其飛行自在周九洞而流六虛豈遂棲雲賓者乎

## 陳桷

宋史列傳陳桷字季任温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廩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叅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閩城震駭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遂桷奏帥臣自斃桷說從其請問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桷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迺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為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桷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禦敵國不當以細故覲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恭得人必修軍政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四七

九

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修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為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教文閣桷以為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者今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教文閣者級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大卑欲參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五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禘祭用大牢此祀典之常駐踈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大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上之或以為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補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捕請于朝以合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項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捕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為虞以疾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

年政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補寬洪醜陷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為寓里士之黃緣攀附者無不躡登顯要檜以立矯之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頗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後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温州府志陳楠字季任平陽人徙永嘉自幼莊重以上舍貢辟雁政和廷對第三人授文林郎冀州兵曹改太學正選博士歷校書著作郎丁父憂服闋除虞部郎出為福建提刑防秋卒以糧惡戍帥臣柳廷俊捕單騎住諭以禍福皆奪氣因永保奏帥臣自盡死叛將有彈壓功肯解甲楠從之繼密奏自劾朝廷嘉其知變叛兵迺調行道中禽戮首惡餘弗問尋丁母憂免喪除浙西提刑召為起居舍人出知泉州再為浙西提刑改台州未上除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坐議典禮與吳表臣俱罷後除京西帥除均房叛卒加秘閣修撰徙廣東帥卒官至中奉大夫

### 陳公輔

宋史列傳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勳方雙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七

十

與交勳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勳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觀為蔡條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兵教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迹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運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奉迎欽宗嘉之擢為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諫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捕宗榮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勳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子姪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鼓倡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永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永程瑄李光俱得罪斥

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選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建惟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為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任之更為劇秦美新之父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竄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且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人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

倚角之形徽宗計至公輔請官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群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慶州升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辛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仇惟不若程頤之學士論惜之史記見事蹟後墊江志陳公輔靖康初為校書郎國步方艱二府尚雜以宣和舊人議論多不協公輔上封請對朝奏募召權右司諫所言多見聽用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唱士庶伏闕者公輔抗章自列遂上疏曰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人之身病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金人方強邊境不寧河北冠難初退河東用師失利病亦甚矣然以臣觀之猶在四肢若乃朝廷之上人主聽言不審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趨向不一其病乃在心腹四肢之病不治猶未至於喪身心腹之病不治則其身有不能保臣請冒萬死為陛下言之今春金寇侵逼京師諸門圍閉經四十日宗廟社稷危於累卵然人心堅守士氣奮發卒能使賊引去國家復存者四肢雖病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皆得盡其所言而陛下之聽未嘗

惑也其言善者雖疎遠之人即時施行其言不善雖任妄之甚不加罪故上下無不通之清朝廷無壅蔽之患今乃不然忠言懇切未必信奸言傾覆未必察真偽不分是非蜂起而陛下之聽愈惑矣前日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臣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求親為陛下拔擢亦欲少圖報效今若使欲希求官職自當以諛佞之言迎合聖意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謂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子之疑乃陰遂之使中外之人皆謂應求所言有及大臣故大臣欲蔽塞言路先遂言官應求不足惜臣恐自此無敢為陛下盡言則人臣之志邪政事之蔽否國勢之安危民情之疾苦又不復聞于上矣臣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大臣固有姦庸不足用者而陛下灼知其人稍稍罷去遂乃奮然獨任三忠直之人彼亦各知淵衷付託之重又見國家危急欲盡其忠不敢懷私以相擠陷今乃不然或以讒巧相攻或以功名相忌各立私黨不先公家如李綱者其忠勇雖可用而剛褊自任乃其所短故同列不平巧相誣譖今陛下已疑之更復使之將兵臣聞宣王之時吉甫所以能有功者以內有孝友之張仲而巳今陛下若以綱為可了此事一意任之如憲宗之用裝度庶幾可責其成功奈何陛下聖心已疑而大臣又

無張仲之助則綱之事危矣李綱不足惜然國家此舉非唯治亂繫之而存亡實係之朝廷曾無慮此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為法痛改宿蠹蠲除弊原民心熙熙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治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無敢異議今則不然或欲以祖宗熙豐之法並行或欲以諸儒王氏之學兼用持兩偏之說立中道之論如馮漸之徒是已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舊懼有妨太上皇帝所行聖意未決今則上皇已自感悟知為姦臣誤國盡欲改去前非臣察乃敢尚挾私意以害公議且王安石間端蔡京紹述流弊及此幾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在民深厚豈能復存國家今乃更陳異同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立便欲追復祖宗之法未逾年間用曾布蔡京遂至中報今日思之誠為誤矣然當時一誤天下事勢猶可支持一二十年今日之誤大非前日之比海內窮愁公私窘迫夷狄盛強國勢委靡無甚於此一有所誤立可召禍議論之臣曾不念此可不為太息哉臣所謂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以不治臣願陛下急治之審於聽納不以言罪人使臣下得盡其所言專於委任不以邪害正使大臣得盡其公心破兩可之說盡歸於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趨向若是心腹之

#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七

病除矣四肢之病縱使未除姑少違之必無大害蓋未有能治心腹而不能治四肢也如不然則內外皆病身焉得不亡區區小臣誤蒙陛下拔擢舉家數口坐致飽煖非不能以諂媚之言搗聖心附麗大臣以苟一時富貴何苦輒為狂言自取竄殛然念平昔欲效古人事君之忠今在可言之路若不竭其愚忠少圖補報非獨負陛下特達之知亦負平生所學矣將何顏面復在人間伏惟陛下少霽威嚴留神聽覽天下幸甚聞言既入貶合州監稅明年高宗登極召為尚書郎未至除左司郎官會有旨除官未到先次使闕至則元職可供徑歸天台再召為郎除左司諫禮部侍郎以教文閣待制老于家有祠在州北巖名臣言行錄公輔物入館閣京師當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靖康初國步方艱二府尚有宣和舊人議論與新政多不協公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募召所言皆契上意上聞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天以孝得民以誠上大感動詔陳其所陳深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朝夕觀覽公感上知遇如此蓋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石學問之蔽致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依語為伊川之文以高視闊步為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斯行便為賢士大夫上批章末云覽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七

十三

卿所奏良用憮然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為師襟懷坦夷無城府待人過物一以至誠自布衣風節已有可觀兩居諫省論事闡切為人主所聽信視邪佞之士如讎故娼禁者衆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養服飾有辭無華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產業屬績之日幾不能其後事其清德又如此言余人邀求不已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既盡然金銀尚少官庫既無必湏盡取于民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不惟京師空虛亦恐欽恣於民物既不足彼必未去後恐其勢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為之慮言兵政三說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南鎗伏手及弓手之強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諸郡及河北州軍遺金人劫掠民有恣心因其恣恣而用之其勇百倍但湏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為險今京師與諸邑兵極少湏有以實之然今日急招但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池州軍揀稍勇者分在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伏手者蓋東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伏手弓手之勇者善用鎗牌利於步闕欲令東南諸州起發見在鎗伏手等揀選以來防秋劫令逐州一面招募猶勝於招叛亡也臣聞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

忠義本朝承平幾二百年海內安富一旦夷狄長驅中原板蕩陵遲至今未能與復莫以然耶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觀宣和間人才最多大抵皆畏懦軟熟早汚苟賤其間稍有梗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憎如恣仇摧敗挫辱而寡廉鮮耻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淪於委靡而不振也京黼當國志為姦欺公卿士大夫有出一言敢議其非平時既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仗節死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命省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竊官物而逃幸而賊兵退京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不行及至金寇再來將相無謀卒致大禍張邦昌身為重臣僭即偽位廷臣勸進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愧以是而觀當時之公卿士大夫氣節忠義果安在哉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况今寇賊相隣宜如何哉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軍勤兵盡過江北自江以南一帶州軍士馬絕少駐蹕之處禁衛軍微審如此言不可不慮欲望陛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攻則攻可守則守量敵強弱為之進退而江南須當摘那兵將重為守衛之計陛下警蹕所臨亦宜嚴其禁旅之備言陛下痛九廟未遷兩宮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離成業故孜孜勤儉甚盛舉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露之久閱其勤苦之甚親御

宋史卷一百四十七

十四

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可謂至矣御舟所過州縣帖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異詔令丁寧官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之間田父漁人歡欣鼓舞陛下盛德如此猶願他日告成大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矜不以富貴自恃則廟社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矣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雖在所急而守猶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峰嶺相望其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濶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遠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臣聞趙克國屯田留兵而為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閑廢之田諭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時優與分給遇戰即令充擔擊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襄州軍似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其租賦限以年歲即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絕出限不歸即免租

佃亦當少寬其租不然即作戶絕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為天下之術有二內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為善務學辨忠邪而後為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撫陳言不根義理直足務於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祿養交豈足用哉正氣錄

### 陳與義

宋史文苑傳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為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為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筆欽任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權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相踰嶺畚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文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詔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後用為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

永樂大典卷三五百四十七

十五

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不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色驛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間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笑言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為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上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麗舒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氏族言行類彙陳與義西洛人河日海口大耳聳峙識者知其為貴人也政和中以上舍釋褐宣和中擢館職符寶郎坐王黼罷相例出建炎中召為臺郎遷左史除中書舍人歷史禮二部侍郎除直學士知湖州復召為西掖遷內相旋參大政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僑寓烏墩壽不及中詩人多恨之有簡齋集十卷葛勝仲為集引云徽宗見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歎王明清課陳去非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為中興大臣之冠乃陳公弼之孫東坡先生曾為陳李常作公弼傳赤城續志陳與義自號簡齋居士紹興六年參知政事建炎中避地臨海有詩集行於世又見天台續集宋張紫微先生集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城至太常少卿贈太子



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官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知人主知名  
富號鉅人長者太常主尚為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大傅主為朝請大夫贈  
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大師元配馬氏贈新蔡郡夫人  
次配張氏贈博平郡夫人退傅邵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與義字去非自  
其大父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為洛人公資卓偉自為兒童時已能  
作文辭致名譽流筆敏祿莫敢與仇矣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文林郎  
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錄丁內艱服除為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  
權符寶郎請監陳留酒始公為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  
人爭容之時為宰相者橫其強欲知公不且得禍公為其薦達宰相敗用  
是得罪既王室始廢丁水艱避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為兵  
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  
下以為任職稱吏部侍郎以病辭劇改禮部後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  
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  
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為中書舍人服以朝旦以狀言有詔不許既  
謝上諭曰朕當自以卿為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  
誥明年正月為叅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春扈蹕

還臨安以疾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  
陸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始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開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一月某甲子薨于烏墩之僧舍年四  
十九訃聞贈其官令有司給葬事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公清慎靖一與人  
語唯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狀儼恪不妄笑  
言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略識慮自過絕於人參大政日淺  
每師用道德以輔朝廷之闕設張施置務於尊主威而振綱紀調誤補察  
甚衆平居與人接誼下甚然內剛不可犯初上流大將項領已成宰相不  
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頗自矜大公正色謂曰藉使無若輩  
朝廷豈乏使耶將色沮不復敢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離前後官遷一出  
於上上遇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為吏部侍郎實司左選會有武弁與部  
吏私鬪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他日公對但其左選之在部者名數  
上之終不自辨喜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已善以獎之其薦  
人於上退未嘗語人上以是慕嚮唯上益知公忠順故倚以大用而公不  
幸早世有識之士為斯文惜焉公尤邃於詩體物寓興清遠超特粹餘閑  
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鄭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七

予善行草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紙數字得之者咸藏去之公娶周氏某官之女某郡夫人男曰洪某官公之母與某同六世祖視之為叔祖姑項公寓居漢上某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為親也既葬公若干年洪謂某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奈何願以銘屬予既解謝不得則為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以為之銘其辭曰 陳氏之先蜀眉青城本自秦徙世系莫存奉常起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顯於代歷官在東更宅於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善德固本以厚厥土是生哲人為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愧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辭薦士於朝退不出口一時慕嚮士衆奔走歷官聞政惟上是擢毗輔王猷號令允鑠來軫方道未脯而稅云亡之傷實深其類位雖不窮維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又祭陳叅政去非文 維紹興九年四月朔二十日表姪左奉議郎新差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張嶽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叅政大資陳公之靈惟晉東渡始披荆棘衣冠踵來異士亦出王度賀願同替王室我宋用人亦雅南北維南多士擲此周行北客凋零晚星相望憧憧舉士競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七

十七

英是明豈緊國棟而遽奪之昔漢倚相惟壺伯韓韓躡于外壺不待年願顯惟公異世而然嗚呼哀哉維陽街子冠蓋是集公起故家起世特立甲科既射遂以文鳴詩章一出紙貴都城諸公游士莫不實推名未幾遭亂轉徙江湖間海嶠來親清都旋躋掖垣替為名命號令宣明文章雅正天官宗伯迭貳其司銓材考禮有譽無疵作鎮來歸黃閣是居封還付外兩誼庶孚屬疾自言外祠均佚有命來朝復居辭掖人為公在公則怡然命出自中北非逆遷一時詔令溫純炳蔚惟清德音老歎息天乎曰愈貳我政機挺然孤立無所附依同不為此異不迫名王臣之菲物望所傾危蹕而東之身甫力近藩是殺復去以疾神明難杜沉疴內攻中冬卒交離此閔凶嗚呼哀哉惟公之德清慎靖端色莊以和不安笑言高識絕世洞照今古閱清精深議論證據文章推麗不蹈前蹟賈馬曹劉是配是噴風神峻深沈若壘外不假矜莊自然高邁為寵後進不遺餘力摘奇拔英如自已出羣士慕嚮競挽其裾主盟吾道期繼歌蘇息焉及此士失指撲夫聲相吊有淚沾濡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從早歲謬忝公知親惟外叔義實師資飲食教哉其施不貸厚德莫報寧知我悲臨穴未慟何痛如之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許有士文集題陳壁家藏簡齋墓誌後晴康板蕩思陵踽踽東

南中原士大夫有能自拔以從其君於閭閻流離之際丁急賢之會以錄  
宜何如然用之而未至者人也得之而後夫者天也商齊陳公既散大政  
尋以疾辭遂至不起用世之學不究其施豈非天子君子於此有以見勝  
國之不能復有中土也世知其詩之工而不知其心之苦若向來萬里意  
今在一牕間之句予每三復  
而悲之墓志有不能盡者焉

### 陳康年

清源志陳康年字季昌政和壬辰上舍選知海陽潮陽縣

事寇黎盛犯境嚴備節之歷官二紀餘無有瑕疵之者居鄉萬鍾李文爾  
尤加敬之哭以詩云公處無史議重原有辨評孫漢淳熙辛丑進士終蕭  
陽校官

### 陳括

紹興正論括字叔度新州人有弟名果者始徙西安之章戴仕  
至龍圖閣直學士括其從弟也權政和三年進士之科紹興六

年以新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除御史臺檢法官擢平三月龍是年四  
月詔為大理寺丞主管右治獄七月王倫假瑞明殿學士為奉迎梓宮使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七十七

十八

遷括金部郎官假徽猷閣待制副之先是論請括自副有勇省罰入寺者  
日哺括尸腐戶扣門云有省罰呈待制括荅云此是陳寺丞宅竟不納其  
人遠巡而退明日括堂白云方多事時臣子不敢辭難若朝廷遣臺省諸  
公括預為之副如欲使括介王倫之行必不收奉命檜怒於是以閭門事  
藍公佐代括而點括監浙東酒稅日下出國門久乃  
得祠不及檜之亡而卒孫汶登紹興七年進士第

##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七